

唐代叢書

限 期 表

書 名 借 出 還 還 期

唐代書畫

小說舊聞記

唐 柳公權撰

元相國之鎮江夏也嘗秋登黃鶴樓望沅江之湄有光若殘星焉乃令親信往覘之遂棹小舟直至光所乃釣船中也詢彼漁者漁者云適獲一鯉光則無之親信乃攜鯉而來既登樓公令庖人剖之腹中得古鏡二如古錢大一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鬣爪角悉具既摩瑩後遂常有光輝公寶之置納巾箱中及相國薨亦亡去光啓丁未歲于鄴下與河南元恕愚恩話焉

外王父中書令晉國公王鐸宣宗朝再啓黃閣不協比
於權貴惟以公諒宰大政四方所礙於德刑者必
固爭不允由是征鎮忌焉而志尚典籍雖門施行馬庭
列鳧鐘而尋繹未嘗倦於永寧里第別構書齋每退朝
獨處其中愉愉如也一日將入齋惟所愛卑脚犬花鴨
從旣啟扉而花鴨連啣公衣却行叱去復至旣入閣花
鴨仰視吹轉急公亦疑之乃於匣中拔千金劍按於膝
上向空祝曰若有異類陰陽物可出相見吾乃大丈夫
豈懾於若而相迫邪言訖倏有物梁上墜地乃人也朱

髮衣短褐，衣色黝瘦，頓首連拜，惟曰：「死罪。」公止之，且詢其來及姓名，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或有厚賂龜壽，令不利於公。龜壽上感鈞化，復爲花鴨所驚，形不能匿。令公若捨龜壽萬死罪，願以餘生服事台鼎。」公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從都押衙傳存隸之。明日詰旦，有婦人至第門，服裝單急，曳履而抱持襁嬰，請于閣曰：「幸爲我呼李龜壽。」龜壽出，乃其妻也。且曰：「訝君稍遲。」昨夜半自薊來相尋耳。遂與龜壽如初。及公薨，龜壽盡室亡去。夫積仁可以經邦家，厚德可以質幽顯。晉文公天縱宏

度岳生炳靈文則振起國風武則式遏戎醜故得光輔
王室至於雍熙實中興賢相也龜壽瓌隸尚服義風九
土蒼生固受恩宥之賜矣

秘書省內有落星石薛少保畫鶴賀監草書郎餘慶畫
鳳相傳號爲四絕元和中韓公武爲秘書監挾彈中一
鶴之眼時謂之五絕又省之東卽義威衛荒穢摧毀其
大廳通校正院南對御史臺有人嘲之曰門緣御史寒
廊被校書侵

小說舊聞記終

據言

唐 王保定撰

永徽以前，俊秀二科，猶與進士並列。咸亨之後，凡由文學一舉于有司者，競集于進士矣。由是趙儵等刪去俊秀，故目之曰進士登科記。

唐太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李肇國史補曰：進士爲時所尙久矣。由此而出者，終身爲文人，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

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者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將試相保謂之合保、羣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旣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燕於曲江謂之曲江會、籍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醉飽謂之打盹、瞞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往謂之夏課、挾藏入試謂之書策。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正觀、縉紳雖位極人臣、不

出進士者終不爲美歲貢常八九百人謂之白衣公卿
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
時有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

熊執易赴舉行次潼關秋霖月餘滯於逆旅俄聞鄰店
有一士吁嗟數次執易潛問之曰前堯山令樊澤舉制
科至此馬斃囊空莫能自進執易造焉遽輟所乘馬倒
囊濟之執易其年罷舉澤由是登科

隋制西監龍朔中置東監開元以前進士不由兩監者
爲恥

俊秀等科初以考功主之開元中員外李昂性剛急集
貢士曰文之美惡悉知之矣考校取捨存乎至公如有
請託當首黜之旣而昂外舅與李權相善舉權於昂昂
怒召權庭數之又斥權章句之疵以辱之權拱而前曰
鄙文不臧旣聞命矣執事昔有詩云耳臨清渭洗心向
白雲閑唐堯衰蓬厭倦天下將禪於許由由惡聞其言
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遜於足下而洗耳何哉
昂皇駭訴於執政謂權風狂不遜遂下吏後有請囑無
不從者朝廷以郎官權輕自是改用禮部侍郎

高鏐第一榜裴思謙以仇士良關節取狀頭鏐庭譴之
思謙廻顧厲聲曰明年打春取狀頭第二年鏐知舉誠
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自懷士良一緘入貢院既而易
以紫衣趨至階下白鏐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鏐
不得已遂接之書中與思謙求巍峩鏐曰狀元已有人
此外可副軍容請思謙曰卑吏面奉軍容處分裴秀才
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鏐俯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見裴學
士思謙曰卑吏便是思謙人物堂堂鏐見之改容遂從
之

神州解送自天寶開元之際率以在上十人謂之等第
必求名實相副者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選之或悉中
第不然十得七八苟異於是則往牒貢院請放落之由
故有神州等第錄以記得人之盛

白樂天守杭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張祐徐凝俱至
祐曰僕爲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佳句祐曰甘露寺有
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金山寺有樹影中流見鐘聲
兩岸聞凝曰善則善矣奈無野人句云千古長如白練
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祐愕然凝果獲選

盧肇開成中就江西解未肇送啓謝曰巨鼇負負首冠蓬山試官曰昨以人數擠排深慚名第奉浼焉得首冠之語肇曰頑石處上巨鼇戴之豈非首冠耶

盧暉進士自號白衣卿相

進士榜出謝後便往期集院其日狀元與同年相見請一人爲錄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咸以其日辟之主樂兩人一主飲妓放榜後大科頭兩人第一部也小科頭一人第二部也常宴卽小科頭主之大宴大科頭主之縱無宴席科頭日給茶錢曲江大會先

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垂簾觀焉公卿家率以是日
擇堦車馬填塞

放榜後狀元以下到主司宅門下馬綴行而立歛名紙
通呈與主司對拜主事云請狀元謝名第第幾人謝衣
鉢

燕名有九一曰大相識主司有具慶者二曰次相識主
司有偏侍者三曰小相識主司有兄弟者四曰聞喜勅
下宴五曰櫻桃六曰月橙七曰牡丹八曰看佛牙九曰
開宴最大卽離筵也

蕭穎士恃才傲物嘗携酒郊野風雨暴至有紫衣老父
避雨穎士頗肆凌侮逡巡雨霽車馬卒至老人上馬呵
殿而去曰吏部王尚書也穎士明日具長牋造門謝尚
書責曰恨與子非親屬當廷訓之耳子負文學之名踞
忽如此止於一第乎穎士果終于揚州功曹

崔沆為主罰錄事同年盧彖附近關宴請假往洛及同
年宴於曲江亭子彖以彫幃載妓微服彈箏縱觀於側
遽爲團司所發沆判曰深攬席帽密映攬車紫陌尋春
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

曲江亭子安史未亂前諸司皆有列於岸畔幸蜀之後
皆燼於兵火惟尙書省亭子存焉進士開譙常寄其間
旣撤饌則移樂泛舟都爲恒例宴前數日行而駢闐於
江顏其曰公卿家傾城縱觀于此有若東榻之選者十
八九鈿車珠幕櫛比而至或曰乾符中薛能爲大京兆
尹楊知至將携家遊致書於能假舫子已爲新人所假
能答書曰已爲四十子之鳩居知至得書怒曰昨日郎
吏敢此無禮能自吏部郎中拜京兆少尹權知大尹開
成五年李景讓中勝於時上在諒闇乃放新人遊宴率

常雅飲詩人趙嘏以詩寄之曰天上高高月桂叢分明
三十一枝風滿懷春色向人動遮路亂花迎馬紅鶴馭
迴飄雲雨外蘭亭不在管絃中居然自是前賢事何必
青樓倚翠空寶歷中楊相嗣復具慶下繼放兩榜時先
僕射楊於陵自東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於潼關旣回
大宴新昌里第諸生翼坐兩序元白俱在皆賦詩於席
上唯刑部侍郎楊汝士詩後成最佳元白歎伏汝士醉
歸曰我今日壓倒元白其詩曰隔座應須賜御屏盡將
仙翰入高寘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